



长凳上的每一道裂痕都是时光的印记。

# “刀刃”人生



有养老金还有各种补贴，可老人就是在家待不住，一有空就要出去溜溜。



磨一磨、修一修，不一会儿，锈迹斑斑的刀就锃亮如新了。

每个人的记忆都承载着岁月的印记和时代的变迁，那些曾经走街串巷的老行当，如今与我们渐行渐远。

那悠远的吆喝声里透着浓郁的乡情，或高亢或低沉，或绵长或短促。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……”一条木板凳，一块磨刀石，加上熟悉的吆喝声，就成了我们泛黄记忆中永不褪色的经典。

那时，这个行当很不起眼，却是五行八作里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工种。如今，城镇化的脚步逐渐加快，这个传统行当像它的吆喝声一样，似乎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

然而，在西集镇，还有这么一位磨剪子抢菜刀的老手艺人，他就是今年70岁的方正才老人。老人精神矍铄，饱经风霜的脸上皱纹如刀刻一般。他话语不多，浑厚高亢的吆喝声，录进了电喇叭里反复播放。

老人用的长板凳一头有一个用于固定工具的绳绊，上面绑着手摇飞轮，打开箱子，里面是一些简单的工具，粗、细磨石，水刷等等应有尽有。老人说，自打15岁起，他就跟着哥哥做铁匠，一干就是50多个年头。后来，上了年纪，也打不动铁了，可和铁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的他，始终放不下那块“铁疙瘩”，就开始走街串巷磨剪子抢菜刀。

只要天气好，他就从西集骑着小车走街串巷吆喝生意，陶庄、邹坞周边镇街他早都走了个遍。“刀、剪使用久了，就会钝，有的还不合口，这时候就需要拿来磨一磨修一修了。”说罢，老人乐呵呵地拿起一把生锈的菜刀：他先把飞轮固定在凳子的一头，手摇飞轮打磨掉刀上厚厚的铁锈，从前锋磨到后锋，火星四溅。去掉铁锈后，他又用粗砂石磨，其间，还要不时地用水刷沾上水把磨掉的铁锈冲洗掉。最后，再用细砂石细细地

干着简单的活计，过着简单的生活。



遇到老主顾，老人会热心地告诉他们如何挑选好用的刀具。

磨。只消几分钟，刀身上的锈迹就全部清除干净了，原本的钝刀转眼间变得光亮锋利。刀面和刀背，也要边磨边淋清水去掉锈迹。磨到最后，他还会习惯性地用手指小心地在刀锋上来回试几下，以检验够不够锋利，满意了才能用抹布把剩余的水擦净。

把用心磨出来的“作品”交给主顾，看着主顾脸上满意的笑容，老人别提有多高兴了。磨剪子抢菜刀，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和爱好。老人说，以前每磨一把菜刀只要两毛钱，现在涨到三块钱了，磨一把剪刀也得两块钱，他每天走街串巷地能磨几把到十几把不等，挣的钱不多，就图个乐呵。

一旁看热闹的邻居也从家里拿出了生锈的剪刀递给他。老人毫不含糊，接过来在一块布上试了试，拿出小锤子敲了几下，紧了紧口，接着把它放在粗砂石上慢慢地打磨，去掉钝口，再放到细砂石上细细地磨。不一会儿，一把锃亮锋利的剪刀就呈现在大家面前了。拿起剪刀来在布上较几下，伴随着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，布条脆生生地断成了两片……

老伴走了有几年了，方正才老人膝下仅有一个女儿，如今也已成家。现在，老人靠着养老金和各种补贴过活，孝顺的女儿希望他在家享清福，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，“如今生活好了，我在家待不住。出来溜溜既能锻炼身体，还能挣点钱，一天挣个二三十的，买点啥不好？不过，干这行挣钱不多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想挣大钱，看不上这门手艺，都出去打工了。现在十里八乡的只剩我一个人干这行了，真怕过不了几年，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了……”老人担忧地说。

（特约记者 徐子棋 通讯员 赵佩 文/图）

电动三轮车取代了原来的自行车，老人走街串巷更加方便了。

